

# 一次难忘的“求证”经历

殷崇轩



常风先生

感动！

搜集老旧图片是一项很辛苦、很有意思的事情。搜集文字资料时你会不经意间遇到一些图片，看到泛黄、乌黑的纸张上那些百年前后的场景、物件、人物，会证实很多史实，会激发你的无穷想象。特别是那些著名作家的生活照、肖像照，稀奇珍贵。但那时照相技术落后，人们也没有太多条件去照相，也不大重视照相留影。景梅九、高长虹、高歌、石评梅、李健吾、贾植芳、赵树理、高沫鸿、田景福、关露、姚青苗、郭根的图片都有。有的是合影，有的是半身，有的是头像，尽管大部分模糊不清，但总算确定无疑。而新文学中鲁迅的学生、“左翼”作家荆有麟，硬是没有一张本人照片，让我很是遗憾。横跨现当代文学史的常风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2002年去世，至今不过20余年，但搜集他的照片却比较困难。

一些资料集中有几幅照片，都是黑白的，也不太清晰。我在网上搜索，看到百度百科中有常先生的条目，并配有一幅彩色照片、一幅头像，彩色版、艺术照，脸颊清瘦、目光炯炯、神情笃定。跟常先生其他照片比照，看不出问题。我很欣赏这张头像，是我心目中的常先生。百度百科被称为“网络百科全书”，我常常使用。遗憾的是我在山西大学求学时，常先生还健在，我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

《中华读书报》能在纪念抗战期间发表拙作，并配发这幅照片，我心甚慰。我当即回复丁杨：“没问题，常风先生无误吧？这是我们用稿流程的一环，望您理解！”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写了母校山西大学四位老先生郭根、姚青苗、常风、李西成在抗战岁月中的艰难经历和卓著贡献。分别写成四篇纪实、评论文章，其中两篇发表在《传记文学》《山西文学》上。最后两篇是写常风先生的，一篇是综论先生的书评研究与写作的，一篇是评述先生在北平沦陷区的韧性抗日的。

《抗战岁月中常风的韧性斗争》峻稿于今年9月下旬，7000多字，我当即发给《中华读书报》编辑丁杨老师。稿子不急，我静候着编辑的消息。10月14日，时间只过了20多天，我收到了丁老师的一则短信说：“这一期计划刊发您关于常风的文章，您随文章发来的人物图片和图书封面我也收到了。刚才报社美编让我确认一下，您发来的这张照片是常风先生无误吧？这是我们用稿流程的一环，望您理解！因为工作人员对常风先生的样子不太熟悉。多谢！”

近五六年来，我一头扎入《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课题，竟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山西新文学发端于20世纪初期，有40多年历史，它是山西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开始，是现代文学不断生长、壮大的非凡时期。40多年间，它与整个中国新文学步调一致，掀起了一波一波文化、文学浪潮，诞生了众多才学兼备、开创新潮的杰出作家，涌现了一大批各类文体的优秀作品。鲁迅把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精辟评价为“开垦时代”。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老一辈评论家董大中先生，在山西新文学发掘、研究方面功劳卓著、建树甚多。我继承前辈事业，爬梳剔抉，探幽索微，从书店、网上、图书馆、档案室等，搜罗了大量古旧书报刊以及电子文档，有文字版、有图片版。董先生无私地向我开放了他的图书、资料，充当了我的指导老师，我深为

没有见过，心里更没底。

常风先生从1952年到去世，在山西大学呆了半个世纪，竟没有留下一幅清晰的、正式的生活照或是头像照。他离世也不过20余年，他的形象竟也在人们的大脑里变得模糊不清。历史真是一团“迷雾”啊！

给北京打电话，终于通了，我给丁老师说明情况，称继续求证，一旦确定立即奉告。他说报纸大样已经发到印刷厂，他已跟总编通话，告诉印刷厂延迟开印，等待调换图片。

我把春莲校友发来的两幅图片发给谢泳，他立即回复说：两幅都不是常风先生，前面一幅是顾颉刚，另外一幅不清楚（随后查明是钱锺书）。我的脑子里在飞速搜索着，想到在多篇文章和资料中，看到一幅常先生端坐桌旁，手执毛笔正在写信的照片，手机里保存着。匆匆找出、下载。又想到前不久加了微信的常先生女儿常立老师，因未曾谋面不熟悉，但这次一定要请她确认了。我把图片先发给谢泳求证，又发给常立并直接拨通电话。谢马上回复：“这个没有问题。”常老师电话中说：“刚才发的正是家父。”一幅照片两人确认。我立即又给丁老师发常先生的工作照，打电话进行了最后的确定。照片调换后报纸即可立刻开印。此时的时间是8时50分。遗憾的是，这幅照片虽然形象很好，但黑白照，不清晰，背景有点乱，整个画面模糊、斑驳，特别是脸上像长了麻子。用修图软件也没办法处理。而那幅百度百科上“张冠李戴”的常先生，至今没有弄清是哪位老先生。

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山西大学的。那时中文系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也没有退休政策，大都坚守在教学岗位。他们大致出生在上世纪10年代前后，年龄不过60岁上下。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正值青年年华，作为知识分子、“左翼”青年，他们在教育、新闻、文学领域，都走向了抗日战争中的文化战线。中文系的郭根、姚青苗、李西成先生，曾经一度在西安《益世报》工作。外语系的常风先生，因母亲年迈被滞留在北京沦陷区，在北京艺文中学教书中，与教师、学生凝聚在一起，坚韧地、默默地同日伪政府和军队抗争着，业余时间还写作、翻译了不少进步文学、理论作品，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的《抗战岁月中常风的韧性斗争》，写的正是常先生的这段经历。

百度百科人物条目末尾，预留了“反馈纠错”设置，尽管常风先生条目的头像照片很“亮眼”，但也不能让其以讹传讹，我在反馈设置中上传了常风先生的照片，还有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现在百度百科上常风先生的照片已更正。历史“迷雾”是须一点一点澄清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同一首歌 唱响百年

刘小云

重回榆社，脚步不由自主迈向了魂牵梦萦的榆社中学。此行最郑重的心愿，便是走进那间承载着岁月重量的校史馆——馆中半数史料，皆源自2008年至2009年间，在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悉心指导下，我逐字逐句整理心血。而这一切的缘起，是校方领导对校史传承的深切执念：他们要让后辈学子知晓，榆中前身省立八中那段鲜为人知的辉煌，让历史的光芒照亮未来的征途。

犹记2016年4月，踏入校门时便望见几块宣传板，上面摘录着我《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一文中的核心文字。彼时便知，一场关于记忆与传承的盛事，已在悄然酝酿，那便是校史馆的前奏。

为史料搜集提供关键支撑的几位前辈，均是省立八中毕业生。抗战伊始，他们义无反顾奔赴革命战场；离休前，皆在各领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不仅是省立八中的优秀学子，更是集结在太行山巅、挺起民族脊梁的中华优秀儿女。

步入耄耋之年，前辈们对母校与中学生活的思念愈发浓烈。身居京城的皇甫束玉老先生，亲笔书写了省立八中校歌：

“吾校校址襟山带河，雄踞太行山巅，筚路蓝缕启山林，肇始已未年。校风淳厚校规严，道义为先，信勤公毅校训悬，谨守勿失焉。不为势力诱，不为邪说迁，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

这首校歌雄浑激昂，尽显向上气象。皇甫束玉老先生从省立八中毕业70年后，凭记忆写下此歌，寄给我的同时附言：“依照鲁连同志建议，将省立八中校歌分别写给尹邦宪、李修仁、程光、高仲雨和王献庆等几位同学核对外，也写一份给已故老校友刘秀峰之女小云留念。”每每读及这段话，我都感念万分。那工整小楷间，仿佛能看到他当年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模样，他便是校歌最坚定的传承者。

可校歌的作者是谁？皇甫束玉老先生已记不清。不久后，我在表哥杨达（同为省立八中毕业生）撰写的杨家家谱中，找到了答案：“正春四子尔昌，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卒于1927年，年仅47岁。宣统元年（1909）考取清代最后一次拔贡生，1919年在榆社城县立第八中学任语文教师和学监。八中第一校训和校歌是他编写的。”尔昌先生在短暂一生中，为榆社教育事业作出不朽贡献，1927年因被同事骑车撞伤头部感染破伤风，不幸病故。

尔昌先生是我家族中姥爷的同辈人，我也该称他为姥爷。他身为清朝拔贡生，却有着激进思想，方能写出如此壮怀激烈的校歌。如今流传的校歌与原版稍有出入，是后人在传承中逐步完善的成绩。

细品校歌，字字句句皆显尔昌先生深厚学养。第一句交代仄仄“襟山带河雄踞太行山巅”的地理位置与“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艰辛；第二句彰显“道义为先”的校风与“信勤公毅”的校训；第三句阐明“不为势力诱，不为邪说迁”的办学宗旨与“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的育人愿景。这样的校歌，怎能不激励一届又一届学子？

而今，校歌重新响彻榆社中学校园。若尔昌先生与皇甫束玉老先生泉下有知，定会倍感欣慰。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校歌如发源于榆社的浊漳河，从未断流。我将皇甫束玉老先生书写的校歌送至学校后，曾任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的榆中毕业生乔补成，想起老师田可夫曾唱过此歌，他努力回忆，竟为歌词谱上了曲子，让这首校歌得以再次传唱。

校歌的传唱与校史的传承相伴相成。校史馆的建成，离不开冀国庆校长的定调筹备与房国玉校长的积极推进，如今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2018年元旦晚会，冀国庆校长确定“百年风雨，薪火相传”主题，高一年级以校史为素材编排演出多个优秀节目；学校正高级教师、原县作家协会主席苏宝银，还以校史为蓝本创作情景剧《满江红》，在晋中市文艺作品比赛中斩获好评。

如今，榆社中学每年举办的国庆歌咏比赛、校运会、教师节、文化节等活动，皆以“先唱国歌，后唱校歌”开启，校歌已成为师生们重要的集体仪式。我虽未亲临现场聆听，但从百度上能搜到榆中校歌，苏宝银老师也发来师生大合唱录音。前奏落下，我神情凝重，熟悉的歌词脱口而出。不难想象，此刻的榆中师生，定是站姿挺拔、情感投入、目光坚毅，既怀着对前者的尊崇与追随，也肩负着对未来的责任与信心。

校歌早已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沟通几代师生心灵的精神纽带。上世纪初，省立八中师生唱着它，毅然投笔从戎；如今，榆中师生唱着它，走进“唤醒课堂”。贾东海校长强调课堂以学生为本，从学生成长出发，启动丰富多彩的课外社团活动。多年来，这所有着百年辉煌历史的中学，为高校输送大批优秀人才，高考成绩斐然，众多榆中学子敲开北大、清华等一流名校大门。

他们的心中，一定装着这首传唱百年的校歌，真正践行着“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的誓言。

这首校歌，不朽！

## 周柏背景

赵国增

周柏  
清风  
摄影

仰望 山西晋祠的周柏  
我渺小如一粒尘埃

并非因它18米飞弧的身躯  
诗意图如虹，铺展在白云蓝天  
也不是6米道劲腰围  
年年漫出新的绿意  
和卧龙般盘踞千年的姿态

而是西周的霜  
仍在今天的石阶上轻响  
脱落的树皮  
落成史书的页码

我记起欧阳修的诗句：  
“地灵草木得余润，  
郁郁古柏含苍烟。”

我仰望周柏——  
三千年沧桑，是它的背景  
也是一面淬炼的历史铜镜  
映出你、我、他  
映出山岳的褶皱与刀光的锋芒

雪片握不住它的枝干  
飞沙逃不了它的慧眼  
它照彻蛰伏的星与影  
洞察每个跋涉的灵魂

我背负起周柏的使命  
走向灿烂的未来

## 母亲老了

郝妙海

清晨6点半，我洗漱完毕，照例走进母亲的房间。往常总还安睡的母亲，今日竟起得更早，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正猫着腰在床上翻找什么。见我进门，她略显慌张地说：“手表找不见了！”

我们住的老年公寓就一间起居房，母亲年事已高，活动范围就有限。我一边安抚她，一边帮着细细搜寻，却一无所获。“先洗脸吧！”我说着，把暖壶里的水倒进脸盆。母亲捋起袖子伸手入盆的刹那，我瞥见那只手表明晃晃地戴在她手腕上。“妈！你手腕上那是啥？”她抬起手一看，尴尬地笑了，抬手拍了拍腋门，自嘲道：“糊涂的呀！”

那一刻，我心头一沉：母亲，确实是老了。

1999年，85岁的父亲离世。父亲走后，母亲骤然闲了下来，慢慢地养成了早起去晋阳湖边转悠的习惯，上下午也常出门找邻家姐妹闲聊，尤其爱和养花的老人一起看花谈花。为了让她出门能掌握时间，我们给她买了块电子手表，从此这手表便成了她不离身的宝贝。

2017年，我们搬入城改配套的武庄老年公寓，母亲已虚龄95岁。起初我们怕她不会乘电梯，特意在9楼按钮旁贴了红色即时贴，可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只要天气晴好，她必定下楼散步，或是和老姐妹们在公寓门口晒太阳、乘阴凉。约莫到了饭点，她就习惯性地抬腕看表，招呼大家：“该吃饭了！”然后一同上楼，几年间从未出过差错。

那年我已70岁，仍在朋友的企业帮点忙。每天下班走进母亲房间，无论她在做什么总会先拾腕看表，不等我开口就问：“又12点了？”或是：“又6点了？”

日子在表针的轮回中悄然流逝，转眼搬入老年公寓已八年。母亲从最初的自如下楼，到后来拄着拐杖，再到前年我们怕她出事不让她独自下楼，去年在室内行走也离不开助行器，下楼必须靠轮椅和我们搀扶。出门少了，墙上虽仍挂着石英钟，但她依旧白天把手表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夜晚搁在枕旁，晨起、吃饭、睡觉，还是习惯看手表。

母亲的生活向来规律，有手表的提醒，她总在清晨7点左右起床，晚上10点左右入睡。可从去年下半年起，这

个规律被打乱了。我上班出门时，她常常还睡得香甜，我的老伴说她九点、十点起床已是常事。更多时候，她不再看身旁的手表，而是直接问我们“几点了？”我打趣道：“你又不上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管它几点呢！”她听了总会笑笑，默认我的说法。

今年，母亲的时间观念愈发混乱。好几次清晨我进她房间，她会问：“你倒下班回来了？”傍晚我下班进门，她又会疑惑：“你还没走？”连早晚都快分不清了。

母亲满口牙早已掉光，硬一点的食物都吃不了，但消化还算不错。多年来，午晚餐全由我的老伴变着花样打理，早餐却雷打不动是半斤牛奶，搭配面包、蛋糕或饼干，且一直由母亲自己操弄。那个热奶的电磁炉，她用了十几年，还更新过一次，向来顺顺当当。可从去年开始，我们愈发担心她不小心烫着，只要能顾得上，就替她把奶热好，她也乖乖坐在沙发上等着。但若是她起床时我们恰巧不在，仍会自己热奶，等我们发现时，她的早餐早已吃完。

母亲毕竟是老了。如今她的觉越来越多，除了我们陪她下楼转悠或在门口坐坐，在家时大多斜躺在床上看电视，往往电视还开着，她已沉沉睡去。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她眯一会儿醒来，常常以为是清晨，好几次下午睡醒后，照样热奶吃东西，有两次甚至一天喝了三次奶。老伴问她：“你饿了？”她答：“不饿！”“那你11点刚喝了奶，晌饭还吃不吃？”她又说：“吃呀！”问她当天喝了几次奶，她却坚持：“就大早喝了一次！”

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我才发觉，手表虽仍不离母亲左右，但上面的数字和指针，她已读不懂、顾不上了。

对于一位103岁的老人，我们早有她会衰老的思想准备，可她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的幅度“变老”，还是让我和家人一时难以适应。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们只要有空，就守在母亲身边，陪她回忆往事，聊聊村里的新鲜事。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尽量拽住岁月的尾巴，让母亲变老的脚步，慢些，再慢些。

他们的身影在这片辉煌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生动。三三两两的学生，或抱着书本低头疾行，或聚在树下讨论着未完的课题。

看，邮电后街青年路小学的孩童们也已放学，把这诗意变成了纯粹的欢愉。他们不像中学生那般矜持，笑声如银铃般清脆，直接扑进这金色的童谣里。有小男孩奋力跃起，想要抓住空中翻飞的“黄蝶”；有小姑娘细心捡拾着形状完美的叶子，说是要做成书签送给妈妈。更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将厚厚的落叶高高抛起，喊着：“下金子雨喽！”他们在那松软的金色地毯上嬉闹，惊起了枝头的麻雀。在他们清澈的眼眸里，这落叶不是终结，而是一场盛大而有趣的游戏。孩童的天真，仿佛能消解一切关于逝去的哀愁，只留下最本真的快乐。

我的办公室窗口，正对着这片金色的河流。工作间隙，常凭窗远眺。看枝叶将光影剪成碎金，洒满窗台；看落叶如群鸟掠过天空，带走一日日的疲惫。在这条路上行走数年，我早已熟悉了银杏的四季性情，也看惯了树下流转的人群。

青年路的“飞花”，从不问为谁而舞，亦不语为谁而落。它只是自在着、绚烂着，以纯净的金色，点亮寻常的街景，也温柔地叩问着每一个路人的心灵。

当我们学会在奔波中驻足，欣赏一场叶落的芭蕾，便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捕捉到永恒的瞬间。这，便是青年路的秋天赠予这座城市最深沉的情书。

## 青年路的缤纷“飞花”

张丽娜

深秋的青年路，是一条被银杏树用金色写就的诗行。我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上工作了近十年，每日穿行于此，看惯了它的晨昏朝夕，却总在每年的这个时节，被一种重复而又崭新的美所震撼。

街道两旁的银杏树，是这条路上的资深居民。深秋，是它生命乐章中最华彩的部分。这场金色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初秋时分，只是叶片边缘镶上一圈浅浅的金边，像是给绿绸子滚了道金线。过了寒露，绿色才不情愿地渐次褪去，整棵树呈现出一种黄绿交织的斑斓，像一幅未干透的水彩画。直到霜降过后，几场冷雨，数阵北风，才终于催化了这场彻底的蜕变。它们仿佛将积攒了三季的阳光，连同夏日所有的热烈与光辉，一并熬成了浓稠的蜜，毫无保留地涂在每一片叶子上。于是，整条青年路，从南到北，便被两排金色的巨伞笼罩了。那是一种饱满、醇厚、极具质感的金黄，在秋日澄澈的阳

光下，焕发出琉璃般的光泽，甚至有些晃眼。但青年路最美的时刻，需待一阵秋风。风起时，那纷纷“飞花”的奇观才真正上演。叶片脱离枝干的刹那，并非直坠而下，而是开始了它们生命中最优美的一场舞蹈。它们在空中旋转、翻飞、摇曳，划出难以捉摸的弧线。有的像顽皮的蝴蝶，互相追逐；有的似倦飞的黄莺，徐徐滑翔；更多的，则像一封封寄自秋天的信笺，打着旋儿，想要告诉大地一些关于时光的秘密。郭沫若曾赞叹银杏叶“会飞出满园蝴蝶”，此刻的青年路，便是这童话的实景。万千金叶簌簌而下，不是萧瑟的凋零，而是一场盛大